



日本直木賞作家東山彰良： 台北是我的原風景

文／汪正翔 攝影／游家桓 圖／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提供



東山彰良

本名王震緒，1968年生於台北，是繼1955年邱永漢、1968年陳舜臣後，第3位獲得直木賞的台籍作家。出版過數本日文小說，也包含散文及動畫腳本，在日本得到許多獎項的肯定，包括「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！」大獎銀賞及讀者賞（2002年）、大藪春彥獎（2009年）、入圍第67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（2014年）、直木賞（2015年）。

東山彰良的小說《流》，2015年獲得日本大眾文學最高榮譽直木賞的肯定。書中以推理小說的筆法，融合1970年代的台灣時空，又帶有青春小說的氣息。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，不僅看到了過去的台北，更像是看到了自己。在單純的閱讀樂趣之外，滿足了更多的期待。

天上掉下來的禮物

《流》節奏流暢、情節緊湊，揉雜推理、魔幻與寫實，更籠罩著大時代的抑鬱氛圍，被日本譽為20年來難得的佳作。年少輕狂的高中生，親眼目睹祖父的慘死，在決定尋找殺人真相的同時，也經歷了狂放不羈的成長歲月。書中對於封閉政治體制的描述，亦呼應了近年來台灣社會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。

作家小野甚至稱此書是「天上掉下來的禮物」！這暗示了過去台灣文學界關於此種題材長期的空白，同時也意味著，它在此時的出現，滿足了時代的需要。

是魔幻也是記憶

本書打動台灣讀者的另一個重要原因，是它深深觸動舊日的美好。雖然書中描寫了嚴肅的政治氣氛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是更多生活細節的細膩爬梳，讀者彷彿可以從書中聞到當時廈門街水溝的味道、聽到中華商場的鼎沸市聲，這其實源自於東山彰良小時候住在台北的美好回憶。

祖籍中國大陸山東，出生於台北，定居在日本的東山彰良，國小在台北生活的點滴，成為他書寫的養分。「因為小時候曾經住在廈門街，儘管那時候台灣社會仍然動亂，但在長輩、父母的疼愛下，對我而言仍是一個美好的過往時光。」

台灣文學不乏台北生活記憶的描寫，譬如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，但是相較之下，《流》更具有一種直白的氣息。書中人物並非是為各種遺憾與慾望所消磨，對於國族與文化也較少觸及，

更沒有現代主義的疏離情調。牽動他們的是直接的生存問題，就像書中主人翁每一次的打架，每一次情感的創傷，都是一次對青春的吶喊與告白。書中主角以東山彰良的父親作為雛形，透過家族故事，娓娓道出時代洪流下鮮明的台北人物風景。

有趣的是，書中有一些離奇的片段，譬如碟仙或是大量出現的蟑螂，對於台灣讀者而言卻是倍感親切，那是常民文化中熟悉的元素。東山彰良表示，「對於日本讀者而言卻是另一回事，他們會認為那是魔幻寫實。」《流》當中許多怪誕的情節，其實源自於他自身的真實記憶，但對日本讀者來說，卻是一種異國情調的想像，將台灣理解為一個相對於日本更為奇幻的所在，具有深深的吸引力。

只是一本青春小說

雖然這本小說引起了許多歷史、政治與文學的聯想，但是東山彰良強調，「這只是一本青春小說，因為場景設定在 70 年代的台北，為了讓讀者更有真實感，所以加入了一些歷史或政治的元素。」所謂「青春小說」，意味小說帶有作者主觀的意志。當《流》以一種詼諧幽默的語調敘述時，背後其實反映了作者的某種信念，「我不喜歡將價值觀強加在讀者身上。」東山彰良說：「但為了反映書中的威權時代，幽默是一種很自然的語氣。」

青春小說也意味著重個人生命歷程，而這仰賴「移情」的能力。東山彰良表示：「我很愛看美國或是中南美洲的小說，雖然那些作家與我相隔甚遠，

但是我卻可以把他當成我自己的故事來看。」書寫自己的父親時，他也是從一個主體的角度出發，父親在書中成為一個敘事者。讀者透過他的眼睛看到別人的痛苦，然後再由此回頭認識了這個角色。

這種移情的能力，讓東山彰良可以處理大至一個遙遠的城市，小至一個陌生人的經驗。即使他自謙不太會描寫感情的段落，但事實上卻寫得十分精彩，書中寫出了人心裡如何放不下一個人，但又會在某個時刻決定繼續往前，看起來像是隱喻歷史，又像是個人的普遍際遇。

台北是我的原風景

問起日本人對於台北的印象，他說：「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會覺得台北人很



在鐵路尚未地下化、中華商場尚未拆除的舊時台北街頭，是東山彰良心中的台北原風景。(圖／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提供)



以後戰爭時代為背景的青春小說，讓東山彰良獲得直木賞的肯定。(游家桓攝)

親切開朗，也很有禮貌，譬如看到抱著小孩的人，大家都會自然而然地讓位。」對於東山彰良個人而言，台北的印象呢？「很幸福！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期，雖然那時候不是那麼井然有序，可是對童年的我來說，好像是我的某種『原風景』。」而某種程度上，這也是台北人共同的幸福回憶。

他深深記得，祖父經常帶他到台北植物園做體操。「說是體操，其實就是長輩們悠閒的早晨運動，當祖父對我示範動作時，都像是有深意似的一步一步仔細解說，其中有很多話語，對我的大人生相當有用處。」植物園裡的大王椰子樹、池塘裡的豔紅荷花，以及空地上舞影交錯的身影，構成他腦海中的台北夏日即景。

東山彰良也還記得，紅磚牆的剝皮寮和煙霧裊裊的龍山寺，以及華西街夜市。

「我時常逗留華西街，聽著鼎沸的叫賣聲，看著熱鬧的人群和攤販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記憶，不論是現在或過去都沒有改變。」

金黃色的台北城

中文說得還算流利的他，也常常回到台北，談及對現在的台北最感興趣的地方，東山彰良說，「因為在日本很想聽到中文，所以來到台灣，我也會買一些中文的專輯。譬如亂彈阿翔、董事長樂團，還有 1976。我在聽國語歌的時候會發現一些詞語在日文當中無法傳達，或是直接翻譯後會出現一些不同的意思，我對這部分很有興趣，這對我的寫作也有幫助。」問起最喜愛的台北美食，東山彰良分享：「我很喜歡燒餅油條，最近也很愛吃熱炒，然後配台灣啤酒。」十足道地的台灣吃法！的確，這些東西誰不愛呢。

當談論到一座城市，每個人心中會浮現關於城市的色彩印象，對東山彰良來說，台北是「像太陽一樣的顏色」。也因為曾經生活的美好，讓他珍重的童年青春，有了如同金黃色的燦爛記憶。



《流》透過直白的文字陳述東山彰良對於過往青春的告白。(游家桓攝)

